

12830

居史論一冊
記

唐史論斷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辭不同而意同尚書記
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
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
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
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辭雖不一皆足
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
出于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

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
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
此尚書春秋之辭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
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
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
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
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
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
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
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尚書春秋
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
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
為法至司馬遷脩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
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
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
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
為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
細味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失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
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減則成
否則貶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

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
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
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于
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
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勳与其家行細事雜載于
傳中其体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于
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天者或曰春秋雖編
年徑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体故劉餗
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
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

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
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
之徑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
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体非外春秋徑目獨為記也
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廢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
乃餗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
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
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
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

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儒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現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現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現高祖至文宗寔錄叙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

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寔錄與書善未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為唐史記曰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

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徑文意其體略與寔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

全法尚書春秋之体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
修是書不尚紀傳之体可失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
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臣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
法度政教之体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
為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
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瑛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
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
以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
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

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規
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画
于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
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規者無忽不止唐之安
危常為世警矣

唐史論斷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殺劉世讓

復置十二軍

即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責封倫舉賢

任房杜

魏公不避形迹

立建成為太子

殺劉文靖釋裴寂

放宮人

魏鄭公論治

聞

朝廷之制

殺盧祖尚

房杜相業



處置降虜

封禪

貶權萬紀言利

以高昌為州縣

親征高麗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命李靖為僕射

命李靖計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為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劉洎賜死一傳有漢子

殺裴炎

狄仁傑荐張柬之

韋后安樂公主弑帝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枣尉袁楚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周王鉷聚斂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謹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冊忠王為太子

輔璆琳祿山無事

李光弼殺崔衆

賊陷睢陽害張巡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李峴降蜀州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顏真卿降峽州

李寶臣復叛

李棲筠卒

開豐州零陽渠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陸贄論吐蕃

盧杞姦邪

李晟論張延賞

疑忌李晟

崔損卒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用裴度相

李鄘辭平章事

注意相

裴度罷相

失河北

韋處厚乞相裴度

劉克明弒昭愍

貶杜元穎

辨朋黨

保全內臣

鄭覃言開成政事

不能制內臣

殺陳王

李德裕讓太尉

不能駕御李德裕

貶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令狐綯縱賊

用韋保衡路岩相

鄭畋罷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朱全忠弑帝

此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志美 誠有該子志于或者作夫

唐史論斷上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臬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于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為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固為常法若夫太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于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為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于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

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静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静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静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静文静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法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静太暴二者俱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
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
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
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
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况突厥入寇本以
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
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
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解也中夏之廣外
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
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為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
况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為安逸之態而偃武事
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誤也賴
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
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

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肯出任矣蓋人君廣置
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
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
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難諫止而不願仕也况
隋煬荒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
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
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
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
盛德也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
踰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
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日月正元日禹
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
舜禹之法為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
王崩康王既為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
所終之年天子卽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樞前卽位
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
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
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

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為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即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魯侯即位雖稱元年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親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為邦者必之之辭也為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為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

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安之務速其功以
行一時之事故所為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
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
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我大亂之後興立教
法不急其功效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
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至聰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
亦不能免一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
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

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
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關失從而正
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
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
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
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
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
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
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

責封倫不

論曰封倫真姦人太宗真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

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為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之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責封倫不 引昭子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

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立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今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做於人矣敷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

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人情盡達必求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敷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居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教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壅不任內侍以事必以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

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
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
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
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
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
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
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
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
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
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

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為法

殺盧祖尚 則大臣亦敢不立議矣 五或書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
則下起慢上之漸若不止則經紀弛而權移於下
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
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
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
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
內外也盧祖尚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為
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

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邀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為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已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為國患其人或已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

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為身之謀爾非所以為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為人臣者如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為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為不見赫赫之事而世

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々，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諱天下事，固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大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况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

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

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溫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溫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為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為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為患但以

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威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眾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為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况請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經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請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眾正得

其宜突厥凌中國以笑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
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
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
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何至以奇寶為意
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
缺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
命靖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諉人以戒於後世可
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

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
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
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
當天意哉况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
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
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
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
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
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至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為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為當世勲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關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

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節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始皇之過不起

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一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
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修乾陽殿給
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
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
引故事言長公主尊私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
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
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
其養兵之法畿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千萬惟元從禁
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
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

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
薄賦歛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為自天子
之體矣嗚呼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
者由所為侈大制度不主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為侈
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
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
尚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復能謹制度絕
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
為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不主矜者作本
立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為說未嘗深言君過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真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為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為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

之治見其小失尚敢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為忠魏公之心後之為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為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為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

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埃時乘隙合從
為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
尚以為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慎無貪戎
王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為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
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
法取眾望決已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
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
晉王無疑何至投床自苦取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

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
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
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哀怠之意臨天
不可預防患難求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
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
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
使畏威懷德足為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
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

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况以萬乘之
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
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
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
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
追述延陀犯邊聖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
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
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逆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
勝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於遠夷可知矣天子苟宗
廟社稷之重為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

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咎魏徵諫
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
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為失高麗本
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
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
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大臣之對
呼已責其踈健太宗至自遼東不豫洎謁見而深憂
之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踈健之語何異儻為遂良

所奏太宗疊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於是矣若洎止
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無洎不異太
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况洎有罪而周隱之
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
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
洎之子訴寃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璋力辯其事遂良
譖洎之言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
為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
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
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
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况
親族竊恩競為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
為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
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顧稱絕不干預
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
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於外廣植姦黨
天寶中楊貴妃專勢於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婦
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

為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
既過於古矣雖英明之君為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
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為大過
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
干國事使戚屬倚之以作勢奸人附之以竊權氣燄
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
以正觀為法不惟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為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
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

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為大臣固宜然以其勣不負李
密无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為此節勣雖高勲重望位
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
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
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况天子以大位授人又
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
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快
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
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節亦太宗以利
啟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為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承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
中書令為正宰相故僕射三品侍中書令三品同
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早於尚
書籍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
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今勣授開府儀同三
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蘇冕會要駁
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
品僕射從三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
所結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
初命率不以為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即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
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
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
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為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
皇儲即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
威為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鬼好婦是以

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
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
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
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况高宗幼為聖父教
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
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
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
為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儒_儒之態甚矣使文武
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
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

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
勣微言于志寧願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
寧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
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
宗之過者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
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
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
降明無罪也遣勣志寧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
勣志寧無大臣節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
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即位改元

論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為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尚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鞠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况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勲德重望寃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脫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寧如是也况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為及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構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事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天子廢教

天子欲悟或者心太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威德之事慮已所為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天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重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狗后之欲舉希闕儀物誇權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飢民困日食孳見連年不

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
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
封故事建為年號若以歲旱為乾封則民之飢困災
變頻仍是果天祐我為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
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
多惟取一大善為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
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
字為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

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
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與
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宗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
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况稱曰神堯人必謂
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
謂過但廟號以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
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
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
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其迹
嗚呼天子狗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為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為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為助雖昏至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事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

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事義琰協心助為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寧韋預廢立皇后之議願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為世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

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玄不練邊事與劉仁
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
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
功名欺君以逞私怨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
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於知
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
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投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議迨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

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為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懼懾中
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
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
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
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
遂附武后為之謀爾殊不知后既能廢帝立少子天
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異謀
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
寶已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為責令歸其寶言
得遂乎言既不遂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

也夫為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
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
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
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
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為
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偽周於有唐之史名體
大亂史法大失矣後之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
年登大位李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

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
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
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
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
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
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
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
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為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
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
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
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
於內妻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亮
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
士不乏於時尚攷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
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
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
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為人君
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
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為彥範等所廢常深
憤怒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
是廢之為實今迨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
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
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擅威權乃逼奪
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
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况實廢之安可諱

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
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
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
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居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為
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况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
號強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
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為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
後也

常后安樂公主進鳩帝

論曰中宗真天下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
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
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暨後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
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
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
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
京師及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常氏使預國
政縱其姦惡一不為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
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
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
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之然何等人

爾故復位數年辱惑如故豈非下愚不人不可移之
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終由以至愚自貽其
禍也

唐史論斷卷上終

漢字誤或當作
得字

唐史論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即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
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
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為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
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
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復不謹其事歟
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
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

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為二又不可記
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
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
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為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
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寔大公之心安宗社
之計也奈何為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
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
乎故養成一妹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

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
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玄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
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
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
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輩諛言交結一不能
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
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
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為姚崇

則易為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為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叙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愛之術一日當圖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于說適在踈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為難也嗚呼人主知踈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固宜以此為用賢之法也

一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為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狗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為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罪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意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

諛不守經義達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况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矣

酸枣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之政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為大過然

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墮者驕墮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况萬乘之貴為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使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

上既言之以上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為也及即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為意殊不知娛樂浸以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畧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之材主不及明

皇才畧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以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戒慎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游幸以時豈不樂乎况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逆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款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皆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或嗜好一形則小

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尊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存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慎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慎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慎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為時所譏見主之過默

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窺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慎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固祿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慎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薦賢者諫正於後尚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窺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為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
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官
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即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
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
可稱雖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
妃力士內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
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
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
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
相之後能議何事况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

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况人臣奏
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攷其經世濟民理道明白
始可無疑若事不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况
本因嬖寵而用之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
道者豈不復慮哉况明皇天資不為不明一日昏惑
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
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
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
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
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

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以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

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諂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闕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衄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况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衄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

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時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諛聞以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効明皇即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為輔相盡

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間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諛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為善之效沆風未改故獄訟尚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跡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為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托微物用為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聰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為天寶之亂乃為惡之效也

為君為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為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冊忠王為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為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以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過又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白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之可矣何

必即位之初急立太子盖方寵瑛母用悅其意耳立之歲以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真圖忠王奇表實賴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便乎盖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命天故因事言之便眾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逆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

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
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雖不定明皇意
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
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
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
肆凶計誰後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
聽納惟立壽王瑒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
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
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皇殺
子之惡說無以逃其罪矣

用聚歛臣王鉞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
惡其言利遂斥。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
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
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
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
臣竊其澤所用固節所歛固不厚但慮人才未
盡用生民未盡蘓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義如此所
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
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寢廣

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謹矜以積財進至王鉞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成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脚費冤痛之聲徧於天下鉞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為生民主民勤力以奉之財賦之入固有常数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逸廣徧賜嬖寵之家競為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歛之臣

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鉞聚歛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滋廣而內庫益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慙終乃為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教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歛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教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璆琳稱祿山不及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
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
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
祿山逆狀沅涕言之是必歆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
未知之信潛使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
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
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
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
過於國忠及為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
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咸亨作咸亨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
然行法尚成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
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
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
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
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耶崔衆奉詔交兵
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
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
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
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
斬監軍以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
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
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
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
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
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
此固跋扈者常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

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平時賊之功
高於諸將晚為譖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
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
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瑄之為相也
與魏瓘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
假瓘之威以重其任瑄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
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
名既高固有嫉之人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
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答
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文
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
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
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
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
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無不嫉意當南齊
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

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
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
止言進明嫉巡遠聲成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
言叔冀事答曰愈叙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
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
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
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
實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爾
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

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師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遺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

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又於東都尤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

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逆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為寬法是果不能辯由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

一閹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
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
用雖出怨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
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
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
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
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情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

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
信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
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
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勳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
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
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
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
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
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
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

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
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
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
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
容權倖之人間其具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
天下有事即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
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
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笑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
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曆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

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思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論之則前日集賢

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
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
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
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
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
承倩宣勞寶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
寶臣遣之百謙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
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
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
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
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
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至風憲權固不侔
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

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知宰相之議繫天下利

害必在於爾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
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
茲至公之道也矣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
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
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
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
察虛實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
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

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
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
事本由君怒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
在乃已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
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
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
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
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

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
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
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勤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
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
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
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
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
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
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籍回紇兵力
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

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
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
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籍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
古事為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
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
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築點甚於諸戎結贊好
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
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
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
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

賊雖耗亡我亦因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
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
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
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
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
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
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檢人臣希主所忌之
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

懼言已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
其事已遂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
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已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
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已所為顧朝廷之臣
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必將用之豈非
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
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
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

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
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
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
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
大用乃諭晟与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
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
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
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
延賞嘗与不足逐之遠郡怒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
權又忌柳渾忠直齊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

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
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
減官詔下衆言不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讖
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
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毒人必
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
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
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
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
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橫也

疑為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國可久任也况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楊言以間晟且曰君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間讒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

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与比尚疑不任使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鎮而復為跋扈計者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養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

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
過為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如衆議不
容寵之終身為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
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
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宦者乎政識盧杞奸邪莫非
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
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為戎所詐尋如
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机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
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
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讓議咸有先覺至

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
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聞也賢者既
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官官專權於內法令
不整朝綱日紊但容一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
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
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
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
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干進于時奸庸得志者
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
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

職但為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至何不察人之本
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
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者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
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
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
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
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
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
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
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

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
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
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主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
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
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
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
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昧棄之
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諫
在貞觀中任僕朝功名監大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
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相知倖臣所荐

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問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
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
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過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

二 李絳 固寵之術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
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
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
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
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
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
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

李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
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
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
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
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徧任一將故力敵
權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
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徧任
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為
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
起至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糧土歸朝則存立不得

以此當作六以

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
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
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也
初吉甫請用兵討伐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
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
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
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
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
亮視吉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
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

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為也夫宰相謀
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
贊助若宋璟與蘓詳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
蘓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開元賢
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惟德輿同列絳吉
甫列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色其請理者德輿亦不
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
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
之議而贊助為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
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

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姦回
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
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
為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
賢者去時與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未
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則其事
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途而止矣此明斷不
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

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
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
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
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
忽恣行逆許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衡元及傷裴度
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
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
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
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
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斯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
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
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
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
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
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
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懷
光從事不顧凶逆氣餒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
論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

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
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鄜奏罷之其不附
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
寵鄜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為
鄜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鄜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
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
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鄜之意
止于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
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
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鄜素不以公輔

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
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鄜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為宰相也鄜耻為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責以全
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附權
倖以進而不知耻者乃謂鄜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
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
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
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現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
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
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
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絕得武元衡
裴珀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
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畧平叛漠之地得為王土四
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
注意于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
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

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
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宗文筆能平闢等數叛臣也
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于相繫之事焉益
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
將亦過于高宗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
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寔繫于相也建元中和之事
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垣
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竣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
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

滔未叛等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
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
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
為險薄專招怨讎必元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
私怨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
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
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
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督
我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
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章々乎然相之

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
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
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復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
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
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運連謀
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
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
日修國成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々再

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
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鏞本以
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鏞姦惡之狀一不聽納
鏞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獲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
付度支鏞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
賜度入言之鏞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
也臣以二十得之其墜如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
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鏞言罷度相位何昏
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
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

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
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鏞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
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以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鏞以
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鏞得專養
君歡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
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鏞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
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
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
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生功業以成威福其盛一日
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遂者得不為

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鎔為相遂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

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閔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隸賈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能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鎮

兵先以失策則植鞏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
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
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
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勲德為輔必不至
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
悞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
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教常才相之衆邪
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
慶君臣之事不及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
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
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
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
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裴度
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忤臣之威
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
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
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夫公忠則專國計事而不為身誅至明則深辨事理
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蓋位至宰相^其才業名德重^是于天
下也

昭聰遇害

論曰昭聰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
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
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德政
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主若忠賢久于輔道亦庶幾漢
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
不止昭聰之過乃近臣積智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
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天
子莫教閑、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
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权力不
重諸君常以毬獵音樂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忒
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机
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

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任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集于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宵日夜惑亂，奸言者多，狗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貶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聲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慈冲年即位，首進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永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息，梧欵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位

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見寵恩
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
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
也現德裕之賢視元穎為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
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纖人二長君尚若此
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
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歛民
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
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反以圖寵之故事
務誅剝以取衆怨實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
裔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
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
辯之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
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
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
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殺並
進非明君曷易辯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
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

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
于已取疑似之跡詭之于君矣君子被詭又耻自辨
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
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
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
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
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
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
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
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
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与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
諳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
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
妄言喬輩朋党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
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党也元和末
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羣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
皇甫鏞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人以為非

度羣累言鑄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罷鑄愈
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
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
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
亦与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鑄之
邪黨如鳶皇之与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盖方
務邪棄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
一日昏惑至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
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觉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
大植朋党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

所憚賴帝處厚不顧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
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
能誅逢吉之姦党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
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党大
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
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
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
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与者故交
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
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常薦

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
踐吉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
名用也及東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
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
女李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
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
矣又德裕所裕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党但剛強之
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
累然此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
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

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
雖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
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隱
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
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
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党
有何狀言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
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
利其狀明白此朋党無疑大之罪之小則疎之宜矣
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党

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两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明矣

制内臣

論曰内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乱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

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
德宗罷竇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纖人裴均輩
附之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權任既
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
僅免於禍憲宗罷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
無功效尋以其党納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後復
罷任以妄議太子為穆宗誅死文宗罷王守澄奸惡
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
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于時此內臣
之尤盛者也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

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
有不羅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惡
之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誦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
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
尉不与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
有保衛昭愍之功推罷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
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
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効示
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
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訊已要君
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
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
精亦甚聽納如內置敕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史奉
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或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蓋不令外任湖南
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
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

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
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
盜剽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
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
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
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
宰相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太陽
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
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
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累盡

力排之輩與嗣復同相况居四朝之首既言政事一
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
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輩言為過及罷輩獨當國政又
何所施為哉不踰年討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
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之懇以致太平為志茲可
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
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為大也若_毛明斷
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內臣

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
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
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
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
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下之竟不出告者
付外廷勘鞫_雖賴眾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
當時君出告者付外廷推寃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
其黨冒敢附之况馬存亮輩今不與之同心去之何
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
此机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

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
憲宗用裴度意蓋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
其党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原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珣等不惟禍狼之
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無
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珣之議得其正矣

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
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珣何罪乃聽
士良之譖衆禍狼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珣雖
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
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
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
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
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
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
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

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四回鵠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体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惧

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少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容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与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党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惧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

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党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

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權勢自重權勢既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稱

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于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所知平上党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蒸按事有異是舉其戕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叔方以才望為集賢李士無故罷戕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

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乎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

第二十五則以矣

吉

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礼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墮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牛僧孺雖宗閔党然有一時名望在之避商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衬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怨及涯餗子孫避衬于上党者已為乱兵所害又為勅書突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

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不足者惧凡有勢位于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权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礼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筆于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

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討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

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絢之罪不容誅矣絢為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高

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柰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賂逐二亮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

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
切多中事机但同列盧攜奸庸不忠与内臣田令孜
相结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
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
成大乱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
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权养成賊勢賊勢既盛駢
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于岐以
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
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
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過其銳危乱可測乎又

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
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
朝綱令孜亮橫怒畋公止^正与奸党誣譖罷之僖宗屬
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于
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寵猛之人朝
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
忠出于巢党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
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与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

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
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悛况帥宣武未久克用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
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
矣克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
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
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机便卒致諸
鎮交乱臣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方鎮籍大臣為援大臣欲固相位亦結
藩鎮為重孔絳有一時名望尚與朱全忠交通崔昭
緯輩固宜交邪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
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而無
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
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
已厚但為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
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

有不順之勢教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
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
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
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
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
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
由亮逆之人久為輔相与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
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終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温其貌如不能自持及与人言反覆
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
七十五篇以謂已之所學治乱得失之說具于此可以
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
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荐之除秘閣教理累擢大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

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魯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當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崐崙渠
誰為胸中幹太極元氣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先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為世深根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碣
秋滯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倦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說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真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
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
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
惡昭然可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
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空言也其
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

禁中世所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竭
來掌教延平會

朝廷寬錄書之禁庶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與學
錄鄭待聘叅考舊史重加審訂鐫木于類宮以與學者
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蓋將以明道言之
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
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
概見于涑水廬陵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
於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
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
錢雕孫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
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
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學錄 劉光

學錄 鄭待聘

學正 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許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盟手然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正輒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金陵大火及轉運廨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与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
大惧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
書固願見而未之得、之驚喜曰子既我兼金不如願
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武廣布于
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時
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恍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
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祿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君大略皆旧史所不及議論英發暗与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
欲僕別書此文入石以為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
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
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旧銀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銀板于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準命工銀板

